

超越版权：使中国文化在他乡“落地生根”

■姜华

不久前,看到《文汇报》刊载《著作列入外译计划,有学者为何“宁可不出”》,报道了复旦大学出版社与荷兰 Brill 出版公司几种重要著作的出版过程以及诸多知名学者对学术著作外译的种种思考,触发了我的记忆,也使我对中国文化如何从形式上的“走出去”到实质层面的“走进来”,进而在异国文化中“落地生根”有了些新想法。

第一等的题目 第一等的书

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想真正做到融入异域文化,在国外同行乃至普通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远非是简单地找一家国外出版公司、签一份出版合同那么简单,其成功的源头首要是中文原版图书必须具有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换句话说,中国文化能够在海外传播并产生应有影响的根源性因素,就图书出版层面讲,是中国出版人、编辑人的高水平的选题策划能力。著名文史学家葛兆光曾有一篇《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书》,认为优秀的学者,要有发现第一等题目的能力,所选的论题无论大小,要有足够的“笼罩力”和“辐射力”,能够引发同行的关注,这样的论题才更有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对于编辑而言,也应该有发现“第一等题目”的能力,只不过不是去写,而是去发现谁能写这个“第一等的题目”。美

国编辑舒斯特说:“真正有创造力的编辑人必须成为了解专家的专家。”对于出版者而言,这种“发现的能力”不仅意味着出版者能够发现在国内出版界、知识界引领风骚的好题目,也预示着此选题极有可能引发国际出版同行和国外知识界的关注,这就为中文原版著作出版后的“走出去”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由复旦社授权 Brill 翻译出版的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英文版第二卷、陈建华著《革命与形式》,此前由复旦社授权 Brill 推出并被誉为“中国内地学人首部在欧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以及复旦社授权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的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授权韩国 ILBIT 出版社三卷本韩文版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授权岭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中古思想史》导论卷《思想史的写法》、授权韩国高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樊树志著《国史概要》韩文版、授权日本青土社出版的汪涌豪著《中国游侠史》,都是因为中文原版著作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而受到海外同行的青睐。这些选题多年前在复旦出版社的策划出版,就体现了当时出版策划者非同一般的“发现能力”和对学术出版的坚守精神。事实上,近 20 多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国外合作出版完成的外译项目,无一不体现了中文原版图书原创价值在“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性。

不能一签合同就撒手不管

从某种程度上说,选题的原创性决定了图书项目在异国知识界“落地生根”的可能性,而外译项目推动过程中的“三因素-四主体”则决定了后续能否取得预期效果。所谓“三因素-四主体”,是指在图书外译推进中影响外文版著作出版质量、学术影响和社会价值的三个重要方面和涉及的四个主体,即中方出版者、外方出版者以及原作者-译者。对于中方出版者而言,不能合同一签,就撒手不管,这样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对于外方出版者而言,则应该密切与中方出版者保持联系,借由中方出版者实时了解项目运作期间中文原版作品重要的文本改动,或者由中方协助打造一个更为简明且适合国外读者的新文本;原作者和译者的合作,则更是很多重要作品尤其是高水平原创性学术著作在海外产生应有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复旦社与外方合作的诸多图书,都兼顾到了这三个方面。

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与 Brill 公司系列项目的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自 2008 年 12 月合作起,到 2014 年 8 月我离开工作十年的复旦社到高校教书,近六年的时间里,为项目顺利推进,我与 Brill 公司来往邮件 193 封。期间,我们依照 Brill 的选题方向,为对

接的编辑推荐了不少复旦版原创性学术著作,促成了复旦版《简明中国文学史》等书英文版出版项目的出版;2011 年我们之间的联络和沟通频繁到了几乎每年都会在上海或北京碰面的地步,期间我们商谈了复旦版《革命与形式》(陈建华)《走出中世纪》(朱维铮)《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张乐天)《汉英大词典》(陆谷孙)等项目外译的合作事宜。

作者译者历经十年精慎合作

作者-译者,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看似隐而不彰,却最终决定着外译项目的成败。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英文版自 2008 年签署合作协议,到 2018 年最终付梓刊行,前后十年时光,不仅有中外出版社的密切联系,更有作者与译者的密切沟通。我们知道,这个英文版所依托的文本,是葛教授专门改写过的,篇幅上比中文版要小,改写中也充分注意到了英文世界读者的接受特点,可谓“量身定制”。在书籍的翻译过程中,虽然天各一方,为了保证英译本质量,十年间,作者与译者(这部著作由两位加拿大的汉学家 Josephine Chiu-Duke 与 Michael S. Duke 翻译完成)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常常就具体文本的翻译进行切磋,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依照原计划,《中国思想史》英文版第一卷 2014 年 2 月出版后,英文版第二卷,原本打算在 2014 年年底翻译完

成,2015 年就推出的,但是为了保证该书的出版质量,作者与译者对英文文本精雕细琢,第二卷最终延迟至 2018 年才正式推出。精慎的合作,使《中国思想史》甫一推出就在欧美学术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诸多知名学者给予极高评价。除了成功的项目,我还记得复旦社也有“走麦城”的教训。鉴于葛兆光著《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和樊树志著《国史概要》在复旦社出版后产生的重要社会影响,我们曾计划将这两种书翻译成英文,寻找国外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合作推出英文版。为保证译稿质量,复旦社特意寻请国内知名高校英文系的著名学者担纲翻译,但最终完成的译稿,作者和出版社均很不满意。虽然先期预付了不菲的稿酬,为保证质量,复旦社还是毅然终止了这两个项目。可以说,作者和译者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中外方出版者专业、敬业的出版品格,共同打造了复旦版原创性学术著作外文版的非凡影响力。

相比其他形式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图书外译“走出去”的周期更长、难度更大,但是其影响力确是持久的,对于提升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更加“润物细无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出版者能够从选题源头做起,进而通过稳扎稳打不浮躁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将更多能够反映当代中国文化水平的优秀原创性著作推介到海外并使之“落地生根”,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得书记

巨富藏书家为革命千金散尽

■韦力

此书是陆剑先生所赠,也是由他带我参观了南浔庞莱臣的旧居。

就经济实力而言,庞家在金家之上,因为南浔镇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之说,而金家为“八牛”之一,庞家则是“四象”之一。关于这些比喻的来由,陆先生在文中写道:

所谓“象”“牛”“狗”,是南浔人以动物身躯的大小形象比喻当地富户财产的多少。“象”要求家产在 500 万两以上,“牛”需 100 万两,“狗”也要 30 万两,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了……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资产总额约为 7000 万两白银,与 19 世纪末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致相当,是名副其实的首富之区。据一些南浔老人说,庞家的资产逾 600 万两,在“四象”中名列第三。

这真是富可敌国,而庞家人也为此走上了不同道路。其中庞莱臣将主要精力投在了古代绘画珍品的收藏方面,他的弟弟庞青城则走上了革命之路。站在庞宅中,陆剑向我讲述着庞莱臣和庞青城各自的居住之处,同时又告诉我,他们兄弟二人

在观念上有着怎样的差异,而今读到陆剑的这部专著,使我对他的所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张静江和庞青城为资助孙中山先生革命不惜毁家纾难,置遭暗杀通缉的危险于不顾,多次变卖家产筹集革命经费,以致流亡海外。为此,庞青城和张静江还专门在上海南京路大庆里开设了一个经营日本汇票业务的“东益昌”票号,将筹集到的革命经费寄到日本同盟会总部……1911 年,为光复上海和杭州,陈英士、王金发、蒋介石组织敢死队,分别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杭州军械局和浙江巡抚署,敢死队所需费用的一半皆庞青城一人资助。同年,庞又以近万元资助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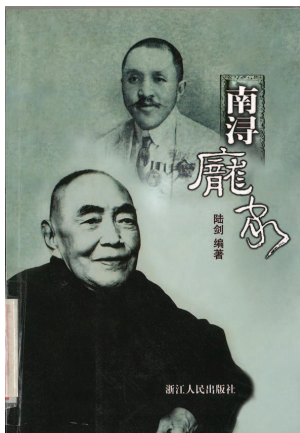
这都是伟大的事业,然当时陆剑给我讲述庞青城时,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居然也是一位藏书家。我在庞宅还特意拍照了他的藏书楼。陆剑告诉我,庞青城的藏书楼名叫百柜楼,这种起名比万卷楼还要直白,然而此前我却从未听闻过南浔还有这样一位大藏书家。回来翻阅这本专著,陆

剑在文中果然提到了这件事:

孙中山丧事处理完毕后,庞青城就在上海做了寓公,不问政治,潜心于古籍碑帖,鉴赏书画金石,终日在家写字刻章,与文化界知名人士梅兰芳、徐悲鸿等往来,徐悲鸿还为其作《骏马图》祝寿。他工书法,爱好藏书,辟室自题“百柜楼”,收藏古籍一度多达数万卷之巨。

对于庞青城藏书的归宿,陆剑在书中引用了庞青城女儿庞莲生在回忆录中的所言:

父亲晚年息影家园……后来身体也日趋衰弱,故很少出来应酬。到了最后一段时期,神经不太正常。所有“百柜楼”的藏书,全部由我大弟(指庞秉礼,即庞维谨)卖给了上海同济大学文学院(20 世纪 50 年代院系调整时并入复旦大学,据说现在还保存在该校),所有碑帖也被大弟卖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十分惋惜痛心的,因为在我 10 多岁时,父亲要我为他抄这批古书的目录,到现在一直忘不了,年幼无知的我,那时也不知这批古书的宝贵。



《南浔庞家》
陆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看来百柜楼的旧藏有可能仍然存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而下次我前往该馆时,可以询问百柜楼有多少藏书,说不定又能从中钩沉出一位重要的藏书家。而楼主本人,由于累年资助革命,到了晚年万贯家产已消耗殆尽,靠变卖家产度日,其部分子女还多赖兄长庞莱臣的接济。民国三十四年(1945),在夫人及子女的陪伴下,庞青城在上海病逝,终年 71 岁。

真的令人唏嘘,天下之事,太难说得清楚,究竟怎样做才更为正确。而陆剑在聊天时告诉我,正是因为庞青城的经历,才使得后来的庞家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我站在庞家旧宅内,左侧是庞莱臣故居,右侧是庞青城故居,天上的雨时大时小,我看不清云层的变化,心中却突然间想到了白云苍狗这个词。